

珍藏版

八方粗杀



八方狙杀

辛弃疾 著

(上)

陕西旅游出版社

八方狙杀

辛弃疾 著

(下)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 新登字 012 号

责任编辑：郭联耀

封面设计：怀 宇

责任监制：刘青海

八 方 狙 杀

辛弃疾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 264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418—1607—8/I·431

(上、下册) 定价：19.80 元

本社出版各类图书，涉及著作权，肖像权等权利
责任由编著者承担。如发生此类纠纷，请直接与编著
者联系，出版社概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本社图书凡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
刷厂联系调换。

陕西旅游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外号“索命郎君”的于心忍和武功高强的胜一豪，两人都是专门缉凶赚取赏格的侠客。

他们以命相搏的杀戮及追凶缉匪，二人更一而再的缉捕“黑千岁”步超的手下，到底为了什么？是正义，仇怨，还是真的为了银子？一个引人入胜的江湖故事。

作者不但细腻地描述了两位侠客的心态，更有一段清新可人的情缘。

目 录

- 一 路见不平 (1)
- 二 怒斩三雄 (71)
- 三 欲擒凶僧 (118)
- 四 计划实现 (173)

目 录

五	拔刀相助	(235)
六	勇救父女	(296)
七	坦诚相对	(365)
八	大战恶魔	(414)

— 路见不平

一匹狂奔的马背上，一个粗壮得象一头小牛般的汉子，双手紧抓马鬃，低头哈腰两腿紧夹无鞍马腹，口中厉烈的狂叫着：“哈！哈！”

光景是一副狼奔豕突的逃命样，因为马上的壮汉一身带伤，鼻青眼肿而衣衫褴褛，虬髯大胡子上还沾着鲜血。

沿着大西河岸的飞马坡边山道，马背上壮汉龇牙咧嘴的自言自语道：“狗杂种，是哪条道上的！”

他也刚刚绕过飞马坡，正驰进一片荒林，他知道只要过了这五里荒林，折腾他的人再有天大的本事，也对他佟大雄无可奈何了！

呈九十度的一转弯，佟大雄的快马斜身冲进荒林小道，迎面一棵大树正横倒在小道上。

不及勒住狂奔的马，佟大雄甚至连多想一下如何应付这突然的情况也没有。

“啊……咚！”

佟大雄就在狂叫中，人已自马背上连滚带翻的撞在一

棵大树根上，那一声“咚”，却是怒马摔地的声音。

也许那匹马早对骑它的佟大雄有了厌恶感，在倒地以后，立刻翻身而起，斜刺里窜入林中。

佟大雄重重的撞在地上以后，把个大光头直摇不停，光景还真跌得不轻，只听他呻吟中咒骂道：“你奶奶的，甚么玩意！”双手撑地，一连几次用力想站起来，突觉右肩头上重重的似有东西狠狠的压着，一惊之下偏头上仰望过去：“你！”

贴着大树干正靠了个三十来岁的短须汉，这汉子手中正举着一柄雨伞，一端正放在他的肩头上。这时候，汉子的嘴角牵动一下，道：“对于一个不识相的人，有时候难免会给自身带来痛苦，比方你佟大雄就是这样……”就在那人的话声中，雨伞回抽又送的疾贴在佟大雄的肩窝处。

“噢”的一声，佟大雄想奋身而起，但他的右臂已无法抬起来，反而斜着歪倒在地上。

“好个狗杂种，你竟恁般的整我佟大雄，你促狭耍手段的算计我，娘的皮这棵树也是你放倒的了，胜一豪啊，我把你这王八操的！”

胜一豪极其轻松的挟起雨伞，食指往口中一塞，吹了一声刺耳的哨音。

林深树密中，那匹无鞍马又急速的奔回来，且用马嘴在胜一豪的身上面上蹭。

胜一豪的马鞍不叫马鞍，只是一张软牛皮连着四条牛皮带子，简单的往马背上一绑，边回头望向地上赖着不起来的佟大雄，冷笑道：“走吧！”

佟大雄狂叫道：“去你妈的，老子不去了！”

胜一豪一咬牙道：“想要赖？”

佟大雄吐出一口血水，伸出左臂在大胡子上抹，又恶狠狠的道：“随你娘的怎么说，老子就是不去了！”

胜一豪反手从腰带上抽出一根绳子，冷凛的道：“拖死狗也要把你拖走！”

佟大雄一见，不由一挺身，狂叫道：“好，姓胜的，算你狠，我跟你走！”

边收起绳子，胜一豪道：“天底下的人，不论他是好人还是恶人，只要是肯听话，他就不会吃亏，比方说你佟大雄，五百里你已走了四百五，何苦在快到地头上的时候惹麻烦，我可是事先说得十分明白，在我胜一豪的手中，还没有人溜掉过的！”

佟大雄突然厉喝一声，道：“别尽在放臭屁了，还不快来拉我一把，我得站起来才能跟你上路呀！”

胜一豪突然伸手抓住佟大雄的右臂往上提，而使得佟大雄长嚎一声，破口大骂：“你奶奶的，明知我这右臂已痛得抬不起来，你却专找右臂拉，哎唷！”

不过佟大雄终于还是站起来了。

胜一豪腾身坐在马背上，笑道：“开步走啦！”

佟大雄怒睁狮目，他那特长的下颚更见往外伸延而露出一排白森森下齿，左手猛拍在大光头上，双脚踉跄的向前走去，那光景就如同一头刚出笼子的大灰熊。

就快走到荒林了，佟大雄突然回头道：“王八蛋，打个商量如何？”

马上的胜一豪摇摇头，面无表情。

佟大雄道：“官家出赏银五百两，他娘的我给你一千怎么样？”

胜一豪仍然摇摇头，他甚至连看一眼佟大雄也没有。

佟大雄不由边走边骂，道：“王八蛋，你是吃了秤锤铁了心，一心要把佟爷送衙门，他娘的，我佟大雄究竟与你有些甚么仇和恨，你小子非要推我进鬼门关！”

胜一豪依然故我的不言不语，只是如果仔细看，也许可以自他的眼神中看出一股沉沉的哀伤，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一心要把佟大雄抓进官府里的原因吧！

夜，又是一个灰蒙蒙露水多的夜。

沿着乌鸦岭下的悬崖边，有几棵老松树，初秋的北国，夜晚已有了凉意。

佟大雄踉跄着走在马前面，胜一豪突然叫道：“别走了，今晚就在这大树下歇一宿，明日过午就到地头上了。”

佟大雄喘气斜身往一堆草窝中一坐，翻着一双狮目望

着翻身下马的胜一豪，叫道：“王八蛋，老子饿了，快拿些吃的来！”

肩头上取下个帆布褙裤，胜一豪随手掏出一个杠子头掷向佟大雄，道：“省着点，慢慢啃！”

佟大雄接过杠子头，恶狠狠的啃下一口嚼起来……

胜一豪轻拍着马腹一阵，缓缓解下马背上那块牛皮，也掏出一个杠子头在啃，另外还摸出一块酱牛肉凑着吃。

佟大雄怒骂道：“狗养的，你拿老子的命去换银子，怎么的，竟只叫佟大爷干啃这么一个杠子头，而你却杠子头凑酱牛肉，恁般的吃得津津有味，你这黑心肝烂驴肺的狗东西，佟大爷饶不了你！”越叫声音越高，猛可里抛下半个杠子头，“啊”的一声，用个大光头往胜一豪身上撞去——那光景活象不要命了！

暴伸雨伞，疾拨横推，“咚”的一声，佟大雄的身子已跌出一丈远，而胜一豪却仍然一手把牛肉往口中送。

一骨碌爬起来，佟大雄以左手抚摸伤痛的右臂，打横又吐出一口血水，破衣袖一抹，狠声道：“奶奶的！”

胜一豪冷然沉声道：“打从湖东镇开始，我已对你说得够明白，只要你跟我合作，一路上有酒有肉，而且也会住大饭店，就算你想找个姑娘也成，可是你竟敢在我胜一豪的手中，狼子野心的耍阴狠，岂能怪我不近人情。”

佟大雄怒骂道：“你姓胜的本事大，算是吃定我佟大雄

了，可是你为什么 not 将心比心的为我佟大雄想想，天底下哪个活人愿意上法场的，我是个人，而且是个活生生不想死的大活人，当然要千方百计的逃出你姓胜的手掌心，难道这也错了……”

“叭”的一个大嘴巴，佟大雄一怔，因为他根本没看清楚胜一豪的出手，而自己已半边脸热辣辣的……

早听得胜一豪怒叱道：“该死的东西，你还知道将心比心？那么被你们杀死那么多善良的人，又该如何？难道他们该死？还是你忘了同他们也来个将心比心？嗯！”

佟大雄没有接腔，气得血脉贲张，七窍生烟，却仍然要在草窝里找出那吃了一半的杠子头，继续的啃……

胜一豪吃过干粮，先是望望天，这才走到佟大雄身旁，说道：“该歇了吧！”

佟大雄骂道：“怎么啦，你今晚还要绑我呀？”

胜一豪冷冷道：“走了几天几夜，我一直不用绳子绑你，当然，这也是我胜某人的一贯作风，可是你自己不该一而再的降低这几天来我给你的生活待遇，例如我们头一天还同桌喝酒，夜里我还叫店家给你找了个姑娘，可是你当晚就令我失望，而逼使我只好不住店，专住在荒野中，谁知你仍然心存不轨，硬是要造我胜一豪的反，于是你的生活待遇已谈不上，每日也只能有个温饱，不料你昨夜又犯了毛病，竟然以为盗了我的马你就会逍遥自在了，哼，你还

是没有逃出胜某的手掌心，当然，这最后的一晚，就要付出你所付的代价了。”

佟大雄仰身怒骂道：“胜小子，你要把你家佟大爷怎么样？”

脚尖钩在佟大雄的腰眼处，胜一豪用力一挑，佟大雄立刻趴在地上！

于是一根绳子恁般巧妙的把个高大粗壮的光头佟大雄捆了个四马倒转蹄。

胜一豪拍拍双手，轻松的摊开他那张马背上的牛皮，一张薄毯子往身上一覆，头枕雨伞，霎时间已是鼾声大起，睡得好不自在……

这时候佟大雄再破口大骂，他也把骂声当成了催眠曲。

荒林外有一条小溪，溪水清澈中还有几条小鱼在嬉水，有块大青石一半浸在水中，潺潺的水声，调和着荒林的风声，光景还真的衬托出山青水秀一片幽静来。

胜一豪一觉醒来，当先站在这块光石头上，双手捧起溪水往面上一阵撩拨清洗，然后以面巾又浸了一些溪水，返身往林中走来。

不远处，他那匹“乌云盖天”还在地上啃草呢！

走到佟大雄身前，胜一豪双手猛拧湿巾，溪水全滴洒在鼾声雷动的佟大雄面上，而把佟大雄一震而醒。

“娘的老皮，你这是干什么？”

胜一豪弯腰去解佟大雄背后绳子，边道：“该上路了！”

绳子解开来，佟大雄半天没有动，全身上下除了肚皮外，全都麻木了。

只见他缓缓的伸开双腿，缓缓的张开双臂，右臂似已好多了，于是他手脚拉叉仰面躺在草地上，望着胜一豪在马背上绑那块牛皮，突然厉声道：“姓胜的，你究竟是哪条道上的催命阎罗，恁般的非要把我佟大雄送往法场！”

胜一豪翻身上马，抖手又掷了个杠子头，道：“也就只有这么一个杠子头，你可要细嚼慢咽快点走，免得拖时辰饿肚皮！”

缓缓的站起身来，佟大雄恶狠狠的望了一眼马上的胜一豪，沉声骂道：“奶奶的，老子法场断了气，阴魂马上去钩你，王八蛋你等着吧！”

胜一豪冷笑一声，道：“只要你一走入阎罗殿，那儿的官司你就打不完，只怕你没工夫再来找胜某了。”

秋阳依然酷热，火伞正照当头，走在马前的佟大雄猛回头，犹似一头灰熊般，顶着光头朝马头上冲过来，口中尚且厉吼道：老子不去广宁，王八蛋你就在这儿砍了我吧！

“乌云盖天”似通灵性，还未曾被佟大雄的光头撞上，早已前蹄上扬交互前踢不断……。

立刻两声脆响中，佟大雄的光头上又见鲜血迸流，人已仰面倒在两丈外。

马上的胜一豪面无表情的望了四周一眼，缓缓下得马来，先把长衫前衬往腰带上一挽，随手抽出绳子走到佟大雄身前，也不说话的又把个佟大雄捆了个结实。

佟大雄怒道：“姓胜的，你小子不是说白天不上绑吗？”

胜一豪双臂运力，生把佟大雄托上马背，接着把他捆在马背上，这才自己在前面牵马走，边自语道：“可别叫煮熟的鸭子飞了，岂不是白白辛苦半个月。”

蹄声“得得”中，偶尔还听得马上的佟大雄一阵骂！

终于胜一豪拉马过了护城河而进了广宁府。

这地方他似是十分熟悉，因为他一进城，就来到“中岳楼”，那可是广宁地方最豪华的大酒楼。

马上的佟大雄没有被松下来，胜一豪自己把马拴在马桩上以后，自顾自的走入“中岳楼”，当门一张桌子坐下来，胜一豪对吃惊的店伙计道：“送些酒菜来，另外替我跑趟腿，去府衙里找莫捕头来，完了我有赏！”

“中岳楼”门前已围了不少人，却气得佟大雄哇哇大叫不已，且又骂道：“你们这些狗东西，有什么好看的，滚！滚远点去。”

佟大雄骂的声音越大，围的人反而越多！

不旋踵间，只见人群中走来一个官爷，不少人认识那就是广宁捕头莫哀。

莫哀是个矮胖子，膀大腰圆得有些与身材不相称，可

是这样更显得他是个有气力的人，谁不知道城门口附近的教场上有个九九八十一斤定堂刀，捕头莫哀就不只一回的双手抓起来舞上一阵子的。

瞪起一对樱桃眼，一手捋着小胡子，莫哀走到马前面，他见马背上一个满身血污而又衣衫褴褛的光头汉，暴伸手把光头的佟大雄面颊扭过来一看，不由冷笑道：“王八蛋，你是其中一个！”

不料佟大雄突然“呸”的一声，吐了捕头莫哀一脸血水，骂道：“奶奶的，苍蝇盯臭肉，你来得可真快呀！”

“叭”的一嘴巴，莫哀怒道：“一万两赏银二十个，他娘的你是第一个进牢笼，等着吧，小子，广宁府衙绝对会侍候得你服服贴贴的！”

莫哀拨开人群走进“中岳楼”，当门桌前，正遇到胜一豪，小二忙向莫哀道：“就是这位胜爷。”

莫哀忙抱拳道：“胜兄且随我走一趟府衙如何？”

胜一豪没有站起来，他甚至连还个礼数也没有，边举杯饮酒，口气十分冷淡的道：“看清楚了吧，门外马上可是贵府出赏格要的人？”

莫哀心中觉得姓胜的忒也傲慢，自己捕头大人亲临，他竟恁般的大刺刺的模样！

不过在他看了门外的佟大雄以后，强忍住胸中怒气，道：“不错！”